



90589

史復齋文集卷之三



三則求士

學

理學

博學

時藝

古作

行

敦倫

如孝友等類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操守

如不安交不干謁不苟取與之類

忍讓

如待物平恕不與人爭競不入公衙致訟

利物

如樂善好義積而能散急人災患惠及困窮

才

識 遇事看得透脫到底

能

或能任一事如六藝中項目如蘇胡學治兵治水等類又如今制六科中做得一事詳明無弊俱謂之能

右具項目仙邑紳士內量多其人祈高明另紙

列名填註使愚有所矜式焉

橫渠書院學規

一 謹容儀

衣冠必整容貌必莊步立坐止必端正

一 潔居處

灑掃居室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視與諸器
具各整齊頓放墻壁及土塵中不可拋落字紙窻
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

一 專心志

書坐惜陰夜坐惜燈毋羣居聚談毋遇客久留毋
日高不起毋白晝打眠毋管人閒事壞品妨業大
累心體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二

一 慎語言

毋高聲喧嘩毋浮言戲笑毋說閒話毋談人短

一 崇遜讓

講課坐次俱以齒序語言步趨毋先長者英妙能
文愈應抑畏不得妄自傲慢目無老成有乖遠到
一 嚴出入

非有正幹不得輒出院門歸家必告假註冊毋踐
非禮之地毋站立衙前

橫渠書院策問四目

問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程子曰

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是立志爲聖學第一義大學舉八條目則從格致起頭其故何與朱子以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歸咎於志不立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此病之根果因何起又何能一躍躍出可詳舉其說與論語言求仁從富貴貧賤說起末章言知命方可爲君子其與立志之說同乎否乎抑有可互相發明者乎多士讀書體行析剖邪正之界講究義利之分素矣其名著於篇云

問文以明道也今制藝之文果有益於道與虞書載史復齋文集卷之三

三

敷奏以言制科取士亦敷奏之意由此進身者其賢否不同何耶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挨排法科舉爲信采法今 國家選士與朱子所言其異同可判與胡文敬謂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寔果篤論與程伯子朱紫陽皆由科第出又何說焉易曰修詞立其誠古者鄉舉里選詳於周禮賓興之典今依其法果可得真才與養士選舉之法諸子必素究其說矣其悉言之

問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人恒遺本務末何與制科取士大儒名公卿多出其中其德行文藝相兼之故可

得聞與今人開口談義理解有不知重行輕文者及觀其行事殊不然此病果從何起制藝闡明聖學有德者必有言文與行詎兩事耶今欲令習文藝者不專口說廸修厥德追古人而企及之果何道之從其入手門戶亦有可指陳者與諸生其各抒所見

問性命於天有善無惡孤子與告子明辨之又與公都子發明情與才之說爲萬世功端木氏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孔孤有二教與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其不識性之故可得言與且性既皆善又何以有生知上智中人下愚之分與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四

程子曰性卽理也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與孟子才無不善之說何其異與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旣云性與氣又云不可二義果何居其不備不明之故可指其寔與張子曰形而後有形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見焉又何所分與朱子謂程子說才字較孤子爲密其說可得聞與諸子其備著於篇以觀性學之蘊

橫渠書院公論

人才不興由教導失術昔人所憂多在門戶異同故

諄諄於朱陸薛王胡陳之辨予謂此爲有志於學者言之也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有志不立之病學人不先立志如何商量入細舉業八股率習成口語無益實用宜合文章道義爲一途庶不失制科本義爰拾先儒論議不矯於今不戾乎古者抄錄如左以與諸同志共勉之
程子曰天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又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知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五

又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朱子曰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又曰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長進耳

呂東萊先生曰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
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
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
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
此者矣

黃勉齋先生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
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
興替人事之亨否固有定命也

王陽明先生語門人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
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六
是理也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
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
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
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之說也

雲臺觀書舍公論

讀書以明道修身也今惟作八股計取青紫失其旨
矣予前後授徒亦夥紳士中不乏其人求其拔出流
俗慨然向上者未之見間有二三氣質好者神氣疎
遠與初不相似至辱身賤行貪利忘義放肆無忌之

徒近亦稍露情狀予惟言教者訟不欲多口詎情於心勿謂不能鑒汝曹肺肝也雖然俗之敝久矣師不能以正學訓其徒父兄日以俗事策其子弟而滔滔者又復以利欲引之榮華誇之飢寒困苦喝恐之非稟賦過人幾何不趨乃下流也又安得徒咎吾小子哉邵康節先生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予終不忍以下品待吾徒也小學一書乃作人根基許文正公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子宜敬讀此書日了數段質其疑義寔力體行可以養其良知

良能庶幾根培而枝茂所深望也否則不式古訓不說正道而徒以八股之故往來予側其待我已薄而自待亦復不厚異日卽歷通顯亦與所言辱身賤行者等耳小貴則小辱大貴則大辱污正人君子耳目虧祖宗父母形質不忠於朝不良於野亦安用此等人爲乎嗚呼汝曹以予言爲迂腐予悲汝曹毫無知識操莽檜嵩大貴人也愚夫孺子皆醜焉不德故也富貴在天人力莫致有費盡經營終身不得者有旋得卽失者有賈大禍者有身富貴子孫不肖卽窮餓者有日負豪華而正人清士以接遇爲污者富貴果

足章人耶小子何不大放眼眶展開識量掃浮雲而
觀青天爲磊磊落落一男子耶

諭子書

庚申謁銓囑子書

爲官不透底澄清義利夾雜顧此慮彼卒必流於小
人之歸我必不爲作清官於養廉外分毫不可取衙
中除幕客脩金諸辦事人工食外所留至少我總要
儉之至儉一年所用不使稍溢所留之外爾家中宜
悉體我苦 我平日居家時有侈費處乃安常處順
心無所懼而然居官則大有關係一拖累則補救無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八

方勢必畏上虐下百弊叢生予蓋不得不儉不敢不
儉也爾在家要仔細勤儉要知我居官不能助爾一
文宜自求過日子予設科雲臺時脩儀可以養家居
官反不能養家所得止可備衙中費耳家中不可生
一毫妄想 今負債約四百金應令清高人作笑柄
我非萬不得已決不行借貸家中宜痛自減損不可
起借貸之想 銓官後報房到家畧與酒食錢卽迫
令起身我不以官爲利豈有餘錢及他凡事要俗人
說妥當將來弊不可支矣歷觀古今正人舉動多不
合時宜我自順吾正而已 讀書不可時刻闕功教

學生不可頃刻放寬誤人子弟與壞人家產同罪其孽必自受之此事我歷歷看見宜深凜鑒親友有往還事可令小僕送禮去留得工夫讀書課徒親友知我如此命汝亦不汝罪不然日事奔走自誤誤人患將滋大如有必宜自往者更酌之事你母親要和順不可自說我心無他容貌語言可任意也後日家眷上任時行李須要清簡費用須要儉約決不可有官氣上任時如少盤費或當數畝地亦可不得更向人開口令一樹上取兩層皮生人厭惡也農事要緊須本身常學勤勞不可有公子氣我作官之苦恐更過於你自視須要小人品學業便有進益待人須要和而恭有拂抑之事容忍勿報

辛酉都中發

三月二十五掣籤得福建興化府仙遊縣茲行也觀山水秀美覽東南諸名勝之地訪李延平朱文公故居並先後各名賢遺址書籍宦遊卽壯遊矣存心利物可行則行倦飛而還一官能羈我哉功名是各自頭上的六弟與猶龍科舉要緊作文警策而不冗長優好氣却不可促迫此時風氣體裁畧做成弘命意措詞仍要有啟楨辣氣諸子中科舉會試者並識

之

二

專向義好做專向利亦好做惟要做好事又欲取無
得常規銀錢義利夾雜便做不得近日畧知仙遊寔
際極有陋弊可得錢若我爲之止有八百養廉耳其
餘於義於心俱未安 前見關化龍字情詞愴然令
我心動繼見楊象九字情意真懇數閱之不覺惻然
自北相隔在六千里外憶與諸生雲臺寤談時不禁
神志悽神世諸子能遵我囑語守正不失則我之教
行矣豈以離別間哉我生平宦情如寄得行其志只
管向前去若多與物逢豈肯尸位苟祿取笑明達不
久與諸子當復會面

辛酉仙遊發

平昔知得行其志爲難今愈知之平昔知做官難今
深知之惟傷於虎者真知虎之可畏也亢則取禍卑
則取辱欲丟去二者只有歸去爲得耳 爾在家宜
靜讀書以舌耕爲生活勿以一官暗作意外指望也
仙遊地本富庶爲閩中美缺我爲之 見其民情才
野 可以義理化誨不義之富於我何與取者少與

之數勢有不得却處所入不償所出久居其地必致

廩累不如早歸爲得出處去就士人立身大節我必不肯苟同流俗以貽爾後人羞爾其放心

二

十一月初一報到陝西題名錄知爾得中足慰遠人愁思尤宜鼓勇一捷以結此局到京要靜養精神以蓄思深力厚之氣聚天下英才相角必有出色處方好行其志決不能貪利又不肯曲媚人又不肯我意欲告病歸家如有此報爾亦不必操心從來歸去未有不以病爲言者也

三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七

警策竒拔乃制藝勝境詞語要典博勿涉空疎氣局要莊鍊勿涉冗嫩鬆散須未進場之先胸中擬一樣式或單題長題幾截題幾扇題雖不能擬定我心自有幾個定局入場時定要依我心中不亂此謂以我制題題不能制我

諭子十則

官無崇卑盡職爲難今爾任富平教諭予懼無所持循荒廢厥職因約十則示之毋謂卑近循之而上爲忠臣孝子可也否則陽遵陰違有初鮮終不惟上負國恩亦重拂爾父志勉旃勉旃乙丑秋日示

潔肅聖廟

門須常鎖閑雜人等不得入 殿宇常洒掃神龕香案常拭拂臺階院落茅草常剪除 大風雨須入廟審視 今佛寺中有一勤謹和尚寺內必潔淨學官守至聖宮牆顧不如寺僧耶

慎重祭祀

祭品要精潔祭器桌案要乾淨 器皿有不具者設法購買不可臨時借貸苟且 祭肉祭酒應頒送處與自己應得外盡數分散諸生不可留餘以爲常日之費 祭有額定銀兩尋照原數用盡有舊規供應者如式而止不可折收 派諸生職事擇詳密恭慎之人 事有未悉難妥者與學中老成有德義者質議一二人私言勿聽衙役之言勿聽

清潔立身

凡學中一切禮節送者受不送者勿討送柴米醯菜等物者受在學外者酌受 真心請益備弟子修儀者受初入學以修儀自來者受 無故送厚禮者勿受 有事以賄來者分文不可受過惡小者教誨之責之大者照法治之此亦整學校之一端也願請罰者勿聽 書辦門斗有以訟事指官騙錢者得其狀

治以其法而革除之 或堂批或詰告有關倫常學校者理夾雜他事者勿理 凡訟事不得罰人若不得已而罰須安頓妥當勿絲毫粘手 以上所列條件卽窮餓欲倒亦不得犯偶決其藩卽不可收拾流於小人之歸矣戒之戒之

謙厚待人

事長官要恭謹接同儕要謙和遜讓 做清官是本分不可因此長傲勝氣凌人世有一種人每日我不要錢何懼於人此言最少涵養招是惹非 與長官言我直彼曲只平心和顏令其理明委曲濟事爲得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不可忿怒相爭 紳宦中賢德者親厚之心伎多事者禮貌之勿隨勿忤 庠中老者加尊禮壯者幼者勿慢有請卽見勿自尊大 有好事相求者旣許必誠心濟之 待人要有一段真意關切勿作套頭應故事 謙要真謙勿在聲音笑貌上做工夫

訓課諸生

每月立期課文第其甲乙於聖賢正學尤須懇切訓導擇其氣質好有向上之志者或另立一講期如前賢會講之制隨時酌行可也 有孝義之行與凡立品不苟者極力推獎以成其美 作記善簿亦好

素行不善者須詳細訓誨勿便拒絕勿對衆詈辱
凡出入公衙好訟多事者須嚴戒之 諸生觸當事
怒者決不可行笞縣堂果寔有可惡處領於明倫堂
重責以懲其後勿作故事

親近正人

凡縣內義行君子須徐徐細詢得其寔卽誠心尊禮
長者敬如師長等者親如弟兄幼者愛如子弟 不
可誤認人 直言逆我者多正人甘言順我者多小
人以道義扶勸者必正人以財利慫恿者必小人

自奉簡約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汝自能儉無煩吾囑然恐時啟侈心亦須常自檢點
不可有鄙吝氣不可有窮酸氣 飲食不必好總要
足衣服不必好總要完潔 量入爲出要在數內勿
在數外

御下寬和

衙役狡者勿授以事作小弊者小事授大事勿授決
不可用者去之 待家僮氣色要和飲食要均衣服
要蔽體寢處去所要過目淵明日此亦人子也言宜
服膺 前人云人能於奴僕處不任情發怒則德量
進矣

細密

凡禮節應酬須周詳不可厭煩不可疎懶此雖宦套然來而不往非禮也 凡文移簿書詞狀往來書札簡帖之類須字字看個清楚不可輕忽慢易 課文批評須慎細勿錯誤勿寫別字寧遲發一二日不妨常存細密意思 愈忙愈要細密

忍耐

遇極不得意事接極不得意人心下勿急躁勿發暴怒徐徐照道理上料理去省得許多事 呂東萊曰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書曰必有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五

忍其乃有濟諺云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又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爲佳耳又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先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愚惟東萊初間大是有性氣人故鑿鑿言之如此 朱子曰事正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全學耐事其弊必至於苟賤不廉此與呂說正互相發明按耐事而終不失其正乃好若至苟賤不廉決不可蓋耐事者欲委曲以全吾正也若在我者詳

處之法已盡終不能全吾正則亦終不可耐矣此在
臨事自審處耳

乙丑橫渠書院發

得憑後卽赴三原爲正理家事統於有尊我到家告
主前不必爾且旣受職私情固不得伸也 費用差
遠能不狼狽否儉而不困可也 與同寅宜謙遜決
不可露圭角爲衆所厭惡氣象言語勿自矜異 十
則常放在眼前體行門第要緊素風清操宜持守勿
墮此卽所以孝也

二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六

定要做清官

宜儉而無俗態

我所言十則今同

人盡知其事宜勉力遵行不可有一毫自暴棄之意
我如今極憂慮事惟恐你做官有不好處所極快活
事愛聽你做官有好聲口 宜養我志勿養我體况
咱家田地自足養我何待竭窮秀才脂血養我乎

做好官便是好兒子我便視你爲孝子 一切儀節

不惟不可許胸中並不可有意外偶來之想恐糾擾

了念頭便踟躕不濶大

理學書要常在心目上過

做人便日會長進此爾在外第一義也

做清官衙

役最不幸於閒時以和顏溫語訓誨使之畧知理義

良心蓋彼既不得錢不可又臨以厲氣

三

聞交代因數冊書缺少至今文書未出此不審大小之分或着伊僱人寫補或官僱人寫補否則獨任緩緩補足亦可不得太執固州縣交代尙怕有刻薄名聲學內有何重大事致不爲同寅所喜也卽刻結局天下事一喫虧爲之何不可了 文書出遲與例便不合與人便者與已亦便與人不便者與已亦不便此二語須常念之

富平學署書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七

不受錢易不愛錢難爾父平生着力把持不肯苟得然不敢以真不愛錢自許也今以此四字勗吾兒果能真不愛錢則笑過乃父固深樂之否則亦勉強把持不過如爾父今日之造就而已嗚呼爾父明日卽五十矣幼壯罕有指授故止如此吾兒明年方三十一歲不能壁立千仞以第一流自期暴棄何疑父子尙體爾愚我亦愚爾賢我亦賢其喫苦向前光我門庭勿以一得自足也乙丑除夕書

丁卯家中發

與某人事我行路兩日胸中穢而不快忽想古賢處

此何若孟子三自反顏子犯而不校不勝慚愧羞慙
予生平遇不肖人始甚忿恨隨卽消釋皆由轉念能
處分得也汝其體之 過情足以招辱止乎義理而
已 與同寅不善亦足損聲名

二

近日又悟得一二分理路不慈當與不孝同科我若
以窮苦迫爾卽不慈你在外只可辦你事全勿計家
纔是如自然有餘力可也倘因我而敗清操是重予
之不德何以爲我何以爲爾況我豈匏瓜在家全無
一點運用乎總之養體不如養志使我心中有不可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六
沒滅之樂未必非養疾之一助云

三

雷厲風行非教官事近聞爾於有過諸生多出粗語
大失學者氣度宜力改之謙之一字六爻皆吉傲之
一字此丹朱與象之爲千古惡也學問不日進則日
退邇來自勘果何如我日爲病所苦理宜遣爾歸回
今不遽如此者以地近且欲令爾修職業耳若或做
出不合事體便負我苦心體之體之

四

近日全不進飲食手足發腫夜臥反亂痰喘而氣促

造物困人真不能支矣見字可將你家眷先行歸家
你三月終四月初須告歸嗚呼人生無不死之理修
短乃一定之數世事鮮克如意人心罕能滿願大開
眼孔徃徃如是惟有順理安命隨遇處置不失儒者
家風乃爲得耳吾見其勿躁

史復齋文集

卷之三

九

史復齋文集卷之四

男猶龍敬輯

語錄

孔子首章說學便說時習或作或輟豈能有成
時習要持敬工夫爲主

時習則不止於能存其心然未有心不存而能時習者

曾子曰有三省南容三復白圭大賢輩尙時刻把持
我等日間獨可悠悠放倒乎宜思己身病之重大與
其易犯者是何事放在心頭常常自省如三省三復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一
等用功不患上達去

尋孔顏樂處尋字要體貼是尋其樂在何事因甚有
此樂非只令空空尋樂也

恭與媚不同儉與吝不同中有慎獨學問

常照看此心

心要對得鬼神

能聽逆耳之言其德必進

不以流俗毀譽爲憂喜方能自立

勿談人短

凡事只可反己不可責人

世間好人少者多由不能安貧可見安貧卽入道初
一階級

事到面前須思其合義否合則爲否則斷然止之
遇不如意之事勿心下急躁宜徐徐審量照道理上
料理去

事事要責難於已寧喫苦勞勿消其初發之善心
休說閑話閑話多喪德損氣

去惡要猛才覺得更勿思前想後卽便斬斷

力量小念慮應接間有愧於心者不可勝數然亦只
宜耐心克治勿自壞其志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二

右五條是從己身察出書以警目距今七年有餘
返己內驗不能體行有終因敘始末書之以爲子
暴棄之戒時年三十有九

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惠
迪吉從逆凶此義理之命也顏子早夭盜跖壽終此
氣數之命也體盡義理亦可轉得氣數有不能轉者
是氣運值其艱否之極孔孟不遇於時諸葛孔明岳
武穆不能恢復中原皆是如此然聖賢行所當行不
逆料其氣數之艱而輒止之故曰行法俟命

義理之命每不勝氣數之命亦是天道如此所謂吉

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此中須大力人擎持

天無心而成化看作有意便不是人每言天生諸葛孔明岳武穆於衰亂之時便當使成就其功名既不使成就其功名何故又生他出來不知天未嘗有意生出這等人亦未嘗有意屈抑這等人天氣有清濁衰亂之世濁氣用事然清氣亦不能盡泯沒故有生出幾個正人到底清氣薄弱終勝濁氣不過故終不能成就其事此皆氣數使然看做天之有意便不是性出於天然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故人有知愚之分命出於天然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故禍福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三

容有相反之時

從古取士之法不一然皆有弊中庸云取人以身此爲至論

胡文敬云今之科舉全無用處夫自宋明以來制科中好人不爲不多然皆信采入彀非以其爲好人取之信乎科舉之爲無用也

胡文敬曰漢取士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是兼才學可見學須是經義後世舉博學鴻儒只以善詩賦工詞章之人應之失之矣

存心要光明正大若事合義理而內存利己之心便不可此不須易其所行只宜責心使胸中無所爲而爲之方是

清操不能如嚴子陵陶靖節忠鯁不能如文信國楊椒山是做人根基尙未立得定遇事却要討取一條中道去做未能立而求權竊恐流爲小人之中庸而歸於無忌憚也

惟剛足以任道做人須從剛方邊立脚根若有意求合時俗便無上達之基

易以陽剛爲君子孔門傳道亦只是剛顏子克己復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四

禮是真剛者曾子得正而斃是何等剛氣子思言伋去君誰與守及犬馬畜伋之語皆可見其剛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亦是剛程朱不久立於朝進退絲毫不苟皆是剛學者須是有剛氣方能自立

夢中有不合道理事皆是日間有些根子不可以其夢中寬之

仁是生之理具於心心存則仁存

做當今一個好人須是壁立千仞此言常常存於心若爲俗下牽引焉得長道

人不可求安逸欲逸便是私心

人貴喜聞過

爲己是存心根源主敬是存心工夫

人身具理氣理附於心氣充乎體人心又自兼理氣中所蘊是理其運用處是氣善念是氣動而理具惡念純是氣邊用事

文敬舉敬有四種畏慎是心不放整頓是身不惰卓然精明是不昏昧湛然純一是不紛雜合觀之敬之義備矣

學者多怕主敬以其拘束不適不知整齊嚴肅能養得精神起錄云莊敬是保養身心的工夫良然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五

錄中講敬源流本末無不的寔完密真入聖津梁格致是大學起初用功處前面却更有一層工夫曰立志格致功到志亦愈定愈正

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方謂之志

常養仁心

有一念之刻非寬有一行之諂非正有一物之欲非廉有一意之傲非謙有一事之華非儉

非禮勿聽可以養聰

曾子傳聖人之道以忠恕明一貫教人極切實有用

勿處

天氣清和嵐光竹影交映胸中豁豁無一事山居如此境亦最難

門道地有仄凹者步履不能端穩取土覆之日來經過其處坦平自適

凡事難處只在起初一着治天下初着只要擇相得賢相天下不足治矣然擇相最是第一難事

中庸云取人以身身修則自能知人

理不可言無言空

儒者存心是活法釋氏存心是死法

德禮是二帝三王之治政刑如管子治齊漢唐宋明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六

諸賢君皆是德禮不足法制脩明亦可太平一時降

此則廢弛逸樂禍患敗亡立至矣治天下如此治家

亦然脩身爲齊家之本自己孝弟感化家人又於內

外長幼祭祀冠婚一依於禮是卽所謂道德齊禮也

家其有不齊者乎下此者明一家之政內者治內外

者治外耕者耕讀者讀凡應酬費用衣服飲食皆均

平有法度子弟僕役不遵者家長責咎之如此治家

自無窮急苦愁之患若安逸侈奢家中大小諸務散

亂無紀雖萬金之產不日而盡矣

三代後號治平者純任政刑其中賢者亦或偶具德

禮義意此是天命之性不沒處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夫詩以道性情堯夫自寫性情得詩之本義謂之別傳可乎

邵陵簡夫子德量和粹遇子有過失特以冷語冰之家庭雍和有不責善遺風王季翁負性溫良居平鮮有怒氣加其子侄家人悉稱爲佛余惟溫顏化誨可行於中人不可施於下愚無所畏而爲善不數數也家內有嚴君此意最足予父事簡夫子兄事王季翁常欲竊其和氣以消忿厲至教子一事不敢奉爲程式焉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七

曾子能養父志後來曾元養曾子問有餘曰亡矣當時何不聞曾子責之以己之事父之道耶可見聖賢於盡已處無所不用其極至與人不求備雖父子之間亦然

王山史先生常自言予性急而心雜以尹和靖虛閑二字爲箴予聞山翁後來養得閒適溫和暑月整衣冠不汗體性氣全釋先輩之好學如是

薛敬軒曰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得非舊習有未去乎又云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余因念已舊習

最甚者無如安逸因循乍作乍止今四十三矣將何以贖之

予第後或勸學詩曰無此工夫然則看史治書乎曰亦無此工夫其人愕然予惟自幼授讀弱冠入庠廿四中鄉試彼時只以讀書爲取科第耳廿六歲肄業雲臺觀挾復齋錄看之始有醒悟後搜求近思錄朱子等書並及讀書錄居業錄讀之因知讀書學爲聖賢全我所賦之理科舉之學方才看得輕然每遇會試期邇依舊分些工夫做他雖其中有難已處亦由自己利名心未能斷絕也今春第廷試列二甲衆同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八

人皆欲予求保舉有詞林主政之望予念十數年來工夫作輟毫無成立然大閑決不可破進身之始卽事于求將來居官必至決裂無所不爲遂不敢輕動抵家會書居於雲臺胸中寔懷隱憂蓋輸却這邊工夫混同枉過一生草木同腐誠不甘心但年已四旬兼之多病此間又無師友講明鼓勵不無扞格難成之患然朱子云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做起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做起卽至八九十歲覺悟亦須據現在割定脚跟做起人生自幼至老無不可學之時因舉一絕曰四十用功功已遲此時不用更何時

漫言老大事難濟辦取朝聞夕死之

孟子莫非命也章分別出個正命非正命命字之說方盡今人不知慎重此身凡足以戕生之事悉爲之曰死生有命由不知有非正命一條

正命命字是有定的如死生遲速皆有定數是也非正命命字是無定的如人宜活至八九十歲而自戕其生則亦夭折

不應夭折而夭折者是正命所謂莫之致而致者顏子早死自是正命

顏子安貧是順受其正賜不受命是不肯順受故讓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九

顏子然有賜之才方不受命否則終局於命

順受內有脩身功夫今人於諸事不勤苦勉勵而動云聽命直是自誤

佛氏以淨智圓妙空虛知覺爲至境不知滅去人倫其所知覺果何用也

困知記中闢禪語極的當能抉其所以然

禪家認心爲性故空明淨智儘有圓通之妙而不知

至中至精之理故歸於冥行妄作大乖人倫

王伯安古本大學禍後世不淺真聖門罪人

橫渠言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細忖自己一生病痛

總不出驕惰二字

親與子本同體於其親有物我便不肯屈下許多不孝處皆從此出

怨天尤人病痛宜時時自勘如云命不好氣運不好之類皆是怨天如云人負我人不知我與凡有責求於人之事皆是尤人順義安命則不怨天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則可以不尤人

孔子說不怨不尤卽說下學上達非寔有脩己之功如何能不怨尤

子路慍見便是怨尤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十

羅一峰與陳直大書云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稼書云一峰言不敢以爲非者想指爲貧之故不得已而然者愚謂非授徒真不能自活姑爲之可也否則當以陸子之言爲是

論語首章朱註人性皆善明善復初等語指明學字實地

學字訓以效先覺之所爲此是循途守轍踐舊迹之說後人真有志於學從事小學灑掃應對等項大學八條目規模次序乃是效先覺之所爲

不效先覺所爲則師心自用走入異路陸王白沙之失只是差看此學字末節提明學之正三字最是用意處

不愠是不怨不尤境界用舍行藏分量故曰成德三代以後儒者除程朱諸人外難打得破一愠字

愠字若看做名譽路上人焉得有前兩節境地此亦從天命人心起見若孟子謂吾何爲不豫哉便是不

愠

魯論首言時習今之時習者果有人乎

顏子不惰曾子三省皆是時習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孝弟生於性中之仁故行仁自孝弟始

鄉里有一橫暴人詢其處家定不孝弟有一慈祥循理人定善於父子兄弟之間

和順二字道得孝弟人性情出

人家子弟有知識只教以孝弟後便好今人於畧有知識之時便語以世務俗情等事甚或有以專利趨勢之術秘授之者後來於人如何得不乖戾至有父子兄弟間相仇視者總因始初不教以孝弟

孝弟是人家至寶如是則昌不如是則敗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不但天子

之孝如是此理可通人人於人不敢惡慢亦自有幾般道理孝弟則心和順故無惡人慢人之事惡於人慢於人人或不受致起爭隙令我父母喫惱有乖愛敬之理論其至直從乾父坤母同胞物與大源頭來人以形生生我者爲父母然亦乘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天地爲衆人共公父母天地當孝與父母當孝是一般知孝父母道理自知孝天地道理知孝天地道理凡天地所生衆人與我爲同胞豈容不保持愛護故親親仁民愛物自是一串事

巧言令色是色取仁一輩世俗亦多稱說他是仁者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故夫子以鮮仁斷之

後世假道學多巧言令色者

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如見其肺肝然

曾子三省是時刻擔力

惟心不肯一刻放下故日有三省

日省是誠身之學所以能日省由主敬來蓋心常存則能日省戰戰兢兢曾子是一生如此

不惰者顏子而外有曾子

曾子大勇人也

曾子能喫得苦

巧言章是專用心於外三省章是專用心於內記者其有意與

謹言最是難南容三復白圭是一生着力處

讀書錄說謹言處最密最詳

諾人一事雖微小宜盡其道

宜耐煩

當下事不可錯過

身在此而心在彼只是不敬

吾自盡吾心而已從否毀譽不計焉

論語說教人自弟子章始可見蒙養爲要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三

弟子章是一部小學綱領

禮之用貴從容不迫中有工夫在

今學者且從無諂無驕做工夫

子貢說無諂驕是真無諂驕今人亦說無諂驕却未

必真能無得

朱子以默識心融解不違卽所謂默而識之者

所以所由所安亦可返觀自勘

程子上殿劄子前導以法古其要在先定其志擇善

固執是下手用功處後導以親賢是九經中首兩條

千古告君之言其要總不外此

尊師取士先看起頭如何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此處不錯下面自會不錯矣然非人君有脩身工夫又焉能知近侍百執事之賢否與所舉之邪正乎故曰取人之則在脩身

乞留張載狀所關義理甚大與伊川不受他職同意說選士先從擇師說起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若不立師而欲行選舉之政苟道也

十事劄子疏時弊處只舉其寔然不涉激昂得告君體後儒不識此遂有以言獲過者

孟子云國君進賢不遠可左右大夫國人之言而必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四

自察之竊疑此人既未見用與君濶遠何以察之讀程子養賢疏方覺釋然所云公論推薦左右大夫國人在其中矣不遽進以官蓋亦未可之意館之延英試以政治典禮時賜召對正所以察之也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能任職大小各稱其宜此卽所謂見賢焉然後用之者也

靜亦定是大本之中無所偏倚是也動亦定是中節之和順物以應而心無與也

仁是性能行得仁的道理方是盡性性豈有內外哉欲却外物以定性不幾流於寂滅者乎

喜怒不繫於物而繫於心是甚景象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制怒要着

三年治功成大法定猶未遽能興禮樂也善人勝殘去殺只是風俗醇厚不用刑殺其視三年之成不可比擬若必世而仁則教化洽禮樂興更深於成矣

孔子立道綏動神不可測孟子云五年七年爲政於天下其事有可想者大約省刑罰薄稅斂行不違農事數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行尊賢使能數項以收天下四民之心至五年七年時分田制祿之法定庠序學校之制立卽孔子所謂有成者矣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五

胸中
時勢易而德行速孟子五年七年之說久已算熟在

不言人過最是厚道亦涵養性質之一法

我力未能制敵無遽以力敵之或用間或用奇兵或老其師或借勢於人高帝云鬪智不鬪力是也

不爐不扇以邵子超世之姿尙如此勤苦後人怠惰苟安而欲其學之成也難矣

講學而不強以語人最有趣味

功過式

惻隱

羞惡

恭敬

是非

誠

刻忍

貪污

驕惰

昏昧

欺

日間以此十種定功過每察起念舉動合於惻隱等項屬功流於刻忍等項屬過○非心常在腔子裏便不能體認功過此窮理之學卽存心主敬之學也

史復齋文集

卷之四

六

先公文林郎行述

先公姓史諱調字勻五號復齋晚號雲臺山人先世居豫之南陽明初諱彥才者徙關中始爲華陰人越九世曾祖諱載言增廣生員妣雷氏祖諱標明崇禎庚辰進士順天武清令 國朝鼎新杜門十九載詳陝西通誌崇祀鄉賢妣李氏繼王氏盧氏韓氏考諱克嶷武清公季子賦性聰穎好讀書稍長多疾因精岐黃術名大著然不欲以醫名也嘗痛生未得侍父暨母沒貧不安窳窳南遊以營葬資宿病發晝夜祝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十七

於神曰令某歸家朝葬夕死無憾後果得回里躬親畚鍤哀勞病劇未踰年而卒邑侯簡霞山先生私謚曰孝穆妣陳氏繼孫氏孝穆公三子先公行二孫孺人出幼多病性篤謹不好弄與兒童處衆皆嬉笑而公獨默坐衆亦莫敢侮者及授一事悉心理料必求有濟或誘以他端不奪也孝穆公喜語孫孺人曰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予病軀不及見成立汝躬辛苦毋使失學旣而孝穆公棄世哀毀骨立就學同邑郭石臣先生載籍楮穎及賙修孫孺人易績以供初

志舉子業潛心經史以培其根博涉古文大家以疏

其氣收有明以來諸名家討論源流以軌於式踰冠
補博士弟子員庚子舉於鄉霞山先生噐之授王河
濱集公恍然曰讀書非爲科名已也將以求其在我
者遂搜近思錄二程文集及薛胡諸儒書讀之立志
以聖賢爲師行已以廉耻爲本白衣冠居處之細及
應事接物咸恭恪有法度居華山雲臺觀廿餘載依
本分教人子弟四方從之遊者雲集公擇氣質尤純
者語以聖賢之道舉古人行事使與已身體驗務切
實功夫尤諄諄義利之辨爲學人第一關課文月凡
六卷凡百日夜評閱無停刻盛夏不知汗流浹衣冬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六

夜漏四下學者皆倦而公衡量不止曰壞人子弟與
破人家產同罪每閱步及靜坐時必思某生病在何
處當讀何書誘掖裁抑曲盡化導之術一時登甲乙
榜者十餘人拾青衿者不殫述其與人交一言之諾
死生不易霞山先生卒於官以廉聞值其子南歸公
泣而謀諸同人曰吾等職弟子而師不得葬乎募白
金數百歸櫬楚之邵陵俾安葬焉少與郭右民王景
鄰善郭卒以子托公撫若己出今補邑庠學生王卒
會公南行擇賢友轉托其子躬行贄拜禮從孫述古
幼失怙公教且撫方遊庠而夭後數年復以其弟命

龍曰此曾王父一派零丁失依予憫焉汝善勗之其
他恤親舊周孤寡鄉里親串到今稱之居母喪盡哀
盡禮欲爲灰革北方少有行者遠搜書傳近驗水土
細密堅固適合古制一切喪葬費獨力任之雖傾橐
弗計適同室爭產訟於官公鬻地以贖而爭猶不息
遂遷居小營屯避之處之晏如也事兄如嚴父諸所
欲爲委曲相濟公所分得庄宅悉行推讓弟庠生誠
繼伯嗣貧甚極力督課誨以孝敬俾得家庭雍睦父
母昆弟毫無間言合邑公舉孝行皆公之力乾隆元
年成進士殿試列二甲時有勸公求保舉者謂可得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九

詞林主政公慨然曰始進之日卽事干求將來居官
決裂不可收拾矣弗爲之動崔虞村先生撫秦夙重
公學粹品端延掌關中書院會改撫楚公不苟留後
當事復以禮延聘俱以病辭謁選得閩仙遊令適有
仙邑望人寓於都虛心請益凡士庶枉直民間利弊
備得其詳蒞仙設學行才三則取士因得交邑之正
人君子其子然特立足不履公庭者從一奚奴式其
廬觀者不知爲邑宰也簿書稍暇卽與諸生講學論
文戶外履常滿又思得人才莫先養人才養人才莫
先立學校謀將庫內閒項二千兩建立書院獎勵本

邑徐紳捐地二百畝節年得租穀四百石作院內膏
火詳請上官俱允其議告病時猶以功未竟爲念歲
歉開倉糶穀慮遠近窮黎不能均沾分里分日分廠
極力經畫晨出暮歸民皆稱便三月間閩地大旱步
行數十里祈禱卽停征有以無緩征文書阻者不聽
盜賊乘時肆行多方稽查懲以嚴法不少貸邑內產
樟杉諸樹戰船所資中尺寸者遂標其木價值運費
較民間僅二十之一吏胥藉船工名色恐嚇鬻民莫
敢誰何適有一大杉百姓搬運踰高山大川日用百
人苦不能支公爲民請命事得中止雖被以阻撓之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三

名不顧也聽訟折獄悉心窮究惟恐下情不達骨肉
相爭者諭以孝友紳衿則誨以道義講明正理不事
笞杖人至有感激啼泣而去者至饋贈舊規絲毫不
受蒞任甫十月決意告休士民懷思立石頌德哭而
送於道者數百里家居未幾聘爲橫渠書院山長立
學則數帙大要云人才不興由教導失術昔人所憂
多在門戶異同故諄諄朱陸薛王陳胡之辨此爲有
志於學者言之也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
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有志不立之病學人不先
立志如何任重致遠舉業忌落窠臼無益實用宜合

文章道義爲一途庶不失制科本義爰拾先儒論議
不矯於今不戾於古者抄錄數則與諸生共勉之踰
年以疾歸餘脩儀數十金或勸營產公曰祖宗無祠
宇而爲身家謀心實不安出金付族人創建宗祠歲
乙丑龍任富平教諭諭以十則事理平易切寔可爲
教士官箴林下五載鍵關飭己適有以橫逆加者公
曰孟子三自反最爲得力復棄小營屯遷居祖墳北
其克己恕物如此病革題其銘曰願做好人一生行
之不至願見好事子孫補之爲賢語畢而卒嗚呼先
公以莊毅之資而充養於理學諸書用世難進易退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三

見利寧辭勿受智達事先趨避無迹而物不能危行
期素位義命自安而境不能困德容可親威儀足畏
屬在親友各有見聞龍不敢爲溢詞以誣親並以誣
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平生著錄有志學要言從政名
言二冊又鏡古編一冊語錄雜著間有存者龍將彙

集付之梓人嗚呼痛哉公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

二十日寅時卒於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巳時享

年五十有一晉贈文林郎元配王氏早公二十八年

卒繼雷氏王氏俱早公卒晉贈孺人葬本縣西十里

鋪先塋之次以地勢之狹不容合葬也爲公卜兆於

本縣之西北七里許保德鄉耐父母而葬焉又繼馬氏晉封孺人男一卽不肖龍也元配王孺人出乾隆辛酉舉人乙丑會試明通第一名歷富平神木二縣教諭秩滿遷陽武縣知縣娶王氏繼劉氏女一出聘潼關廳童生王 孫男一孚幼孫女二長適本縣庠生楊伊徵餘俱幼今將營葬事謹述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大君子焉乾隆十二年月日孤子猶龍泣血述

史復齋行述

卷之四

三

墓誌銘

君諱調字勻五號復齋別號雲臺山人先世由豫之南陽遷華陰遂爲華陰人祖標明崇禎庚辰進士順天武清令父克嶷母陳氏孫氏君孫孺人出也生而篤謹少長肆力於學踰冠補博士弟子員庚子舉於鄉華陰令簡霞山深器之授以河濱王仲復集君恍然曰讀書非爲科名已也將以爲聖爲賢求其在我者遂屏居華麓之雲臺觀二十餘年潛心先儒語錄文集自日用居處之細以及辭受取與咸嶽嶽有風節方是時三秦學者翕然而來君視其質之尤異者史復齋墓誌

卷之四

三

語以聖賢之道尤諄諄義利之辨使默自驗於言行間其他學文者亦必導以程朱之理不苟爲炳炳烺烺蓋華陰自顧亭林王山史諸先達講學後興頑起懦未有如君者矣丙辰余分校禮闈鄰房江鶴亭先生得一佳卷示余詞有根柢光芒萬丈余極賞之爲同薦於總裁諸公榜發叩其姓名卽君也余之知君自此始越明年余奉命撫秦卽延君爲關中書院山長公餘談心又得洞悉其生平焉庚申君需次都門適余以言事解職君規之曰退休林泉此其時矣嗚呼舉世博縉紳之榮誰能高上其事而並以之勗

人者其視世俗之交相去爲何如也嗣是君授仙遊
令興除多端悉中利弊顧蒞任十月決意請去或止
之答云出處一節昔人比之温飽寒煖未易明言志
不能行惟有勇退爲不失正耳清風亮節此尤表表
者而余之抱愧於君不亦甚乎歸家設教積渠書院
五年而卒所著有志學要言從政名言鏡古編藏於
家餘未付梓沒之時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生於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一配王氏
繼雷氏王氏俱先君卒又繼馬氏稱未亡人子一猶
龍乾隆辛酉舉人富平教諭娶王氏繼劉氏女一未
史復齋墓誌卷之四
字孫女二俱幼君之葬將以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
七日祔於其考妣之次前期猶龍持狀來求誌銘曰
此先君之遺命也余不容辭銘曰白帝真原孰秉厥
性史子鍾靈卓然自命學以爲己力追賢聖推己及
人文不先行說說者徒志道業敬作宰仙遊以德爲
政十月而歸其施未竟納銘藏幽以俟餘慶

墓表

復齋先生既卒之明年爲乾隆戊辰將以是年十月念七日葬於其考妣塋側禮也前期蒲坡崔虞村夫子有書囑余爲文以表其墓先生固虞村夫子所賞拔者余義不當辭嗣君孝廉猶龍遣人持狀至狀甚悉并讀虞村夫子所撰墓誌於先生世行言之質而備矣余復何言無已第卽余平日所聞見者識之俾後人知先生之足法是卽所以表先生也先生諱調字勻五復齋其號嘗設教於華麓雲臺觀故自號雲臺山人祖諱標明崇禎庚辰進士令武清父克疑以史復齋墓表

卷之四

五

隱德重於鄉先生由丙辰進士爲福建仙遊宰甫十月卽致仕歸林居五年而卒壽纔五十有一歲余初聞先生工於舉業習舉業者多負笈從先生遊以爲先生之學或猶夫人耳戊午春偶晤先生於青門容貌辭氣儼然有道者余又思先生之學殆不猶夫人之學也時虞村夫子巡撫陝西延先生掌教關中書院多士受裁成焉已而聞有短先生者曰過於自重又曰矯情曰好名余於是益慕先生之學真不猶夫人之學也其自重者殆以希賢爲己責也矯情者殆不欲苟同流俗也好名者殆疾沒世之不稱也嗚呼

求全之毀自古有然豈獨先生哉歲庚申余方在庶常館先生謁銓至都會於虞村夫子寓齋從容對談余乃知先生有志正學素究宋元明諸儒之書體驗於身心而非區區以舉業之工自見者又何怪乎短之者之肆口也虞村夫子嘗謂余曰史君有勁骨有恒心足以羽翼關學蓋非阿好云聞先生之宰仙遊也十月內未嘗一日曠厥職仙遊人皆愛戴之先生度不能竟其志遂於急流中勇退當事聘爲臨潼橫渠書院山長其教人大約以存心立品爲重而又以辨義利爲第一端門人王生巡泰昔受業於先生爲史復齋墓表

卷之四

五

余述先生之教獨詳余與先生始終未通縞紵所聞見者如是先生所輯有志學要言從政名言鏡古編各一册念吾關中自南阿豐川兩先生沒後薪火岌岌不續余以庸儒之質向道無力安得同志如先生者起而與之講學以輔我而相勉於無盡哉雖然先生往矣先生之行亦足楷模儒林矣余固樂表之以爲後學法也武功酉峰孫景烈頓首拜撰

祭文

維年月日富平閭邑紳士仇恠等謹致祭於復翁史
老先生之靈前曰士有僻處一鄉囿於見聞而終身
不遇良師友及傾蓋相逢切磋勸勉示我典型而旋
合卽離竟至永訣者良可痛也伏惟老先生以名進
士令闈仙遊閱十月告病歸或曰文章名士也知者
曰其人端毅廉介居家不肯苟得居官不肯苟祿打
破富貴關頭並打破功名關頭賢人也予素仰之每
以不卽見其人爲恨乙丑冬長君友翁先生以明通
例授頻陽教諭甫下車謀余新至聖廟接其議論丰

史復齋祭文

卷之四

七

采課試諄詳不倦尤以存心立品爲諸生第一義陋
規習弊革除必盡其餘措置具見條理識者共嘆家
學之有自矣聞長君之來富也先生手諭十則義理
正大條目分明其序曰毋有初鮮終陽遵陰違循之
而上爲忠臣孝子可也嗚呼先生可謂慈矣豈徒富
邑多士之幸哉當與程子四箴共揭明倫堂爲司鐸
官箴耳方今道學不明利祿是趨嘗有子弟年少聰
敏競以富貴相期許幸而登一第獲一官視爲奇貨
可居計算錙銖不遺餘力至廣文一席小有賄賂議
者猶以寒毡寬之孰知爲教化之本風俗所自始哉

又孰知居官爲報國之資哉又孰知利祿之外有道
學一脉爲慈父孝子相授受哉雖然以先生而與恒
情較亦淺之乎窺先生矣言之爲世戒云爾亦以明
吾之哭先生者非關二人之私情也先生就醫學署
時予任廟工相得僅數月耳談論如罄生平焉余以
虛度長先生念餘歲方冀老休之軀天假以年借達
者啓迺得附朝聞之列而先生竟一疾不起也耶嗚
呼痛哉抑思之邇來世情澆漓人心偷薄當秉篆蒞
政時穢聲遍野一朝失勢凌侮立至至館地寂無
人踪者徃徃而然也今先生徃矣長君已卸事矣富
之人聞訃而哭憑几而弔以余最相契而屬之墨此
亦見脩德之報而公好之在人心者未嘗一日亡也
異日者因長君之教澤思先生之家傳斛山溫泉當
共千古云先生有靈尙其鑒茲

榮既補刊世德堂稿矣三復

太高祖復齋公文集一册僂見愾聞益深
怵惕悽愴之感 太高祖著述甚多失傳

者不少其壽諸棗梨者除此集與世德堂

稿外有從政名言

板已
失存

志學要言鏡古編

行於世久矣兵燹後飄零殆盡幾無存者
茲並刷而傳之以公同好非特佑啟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也昔

卷之四

完

光緒二十一年歲在旃蒙協洽秋八月上
浣五世孫家榮議於陝甘味經書院之監
院署

卷一

